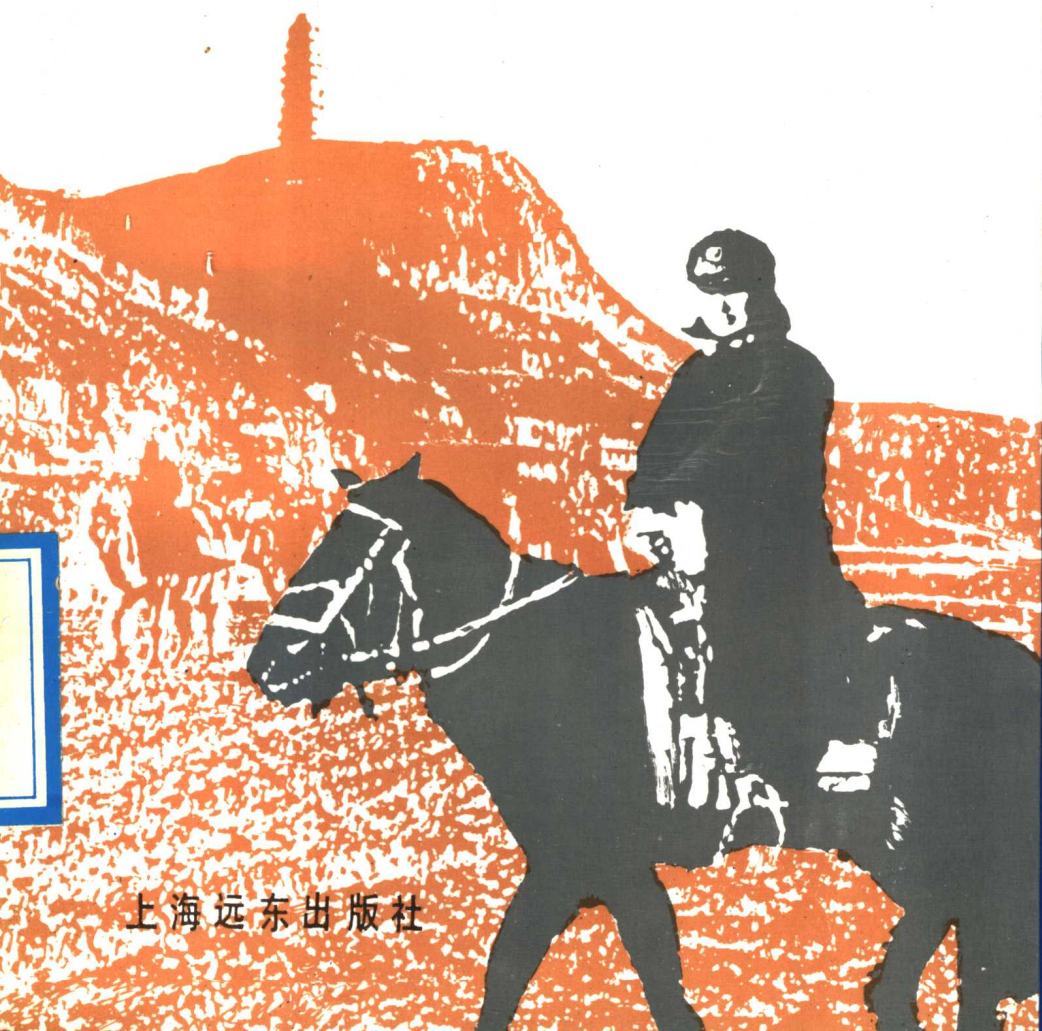


延安情

〔美〕李效黎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延安情

〔美〕李效黎 著
肃 宜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1

沪新登字114号



延安情

(美)李效黎 著

肃宜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原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电脑排版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7.75 字数21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80514-786-8/I·125 定价: 4.80元

她深深地怀念着延安(代序)

1991年12月8日是日本帝国主义袭击珍珠港的50周年，也是本书作者李效黎偕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英籍丈夫林迈可(Michael Lindsay)从北平投奔八路军，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的50周年。

早在1938年林迈可就已与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有了接触和联系，并秘密地为八路军工作。李效黎当时受业于导师林迈可，接触较多，她虽不太了解林的具体情况，但对他的工作甚感崇敬，对他的人也产生了感情。为此当他们结婚才几个月，得悉日寇发动珍珠港事件时，李效黎即在林迈可当机立断的决定下，俩人毅然离开北平去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抗日根据地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怎样等等，《延安情》中都有生动详尽的描述。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迈可夫妇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中国抗日，所以才去八路军的。也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中国面临内战的局面，他们才又离开八路

军，离开中国，回到了林迈可的故乡英国去的。现在李效黎女士早已入了美籍，居住美国也已 30 多年了。

现她人虽早已不在延安，但是 50 年前的这段经历是深深地印刻在她心中的。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年代呀！从 1941~1944 年，他们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同当地军民共同生活了三年。还成为伟大的革命军队——八路军的一员。1944 年又到革命圣地延安。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呀！正是这段非凡的经历，促使李效黎女士动笔写成这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原稿是英文，书名为《再见，延安》。本来作者希望能够在美国出版，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反共反华的政治气氛而找不到出版的机会。最近由于作者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王俊铭先生的热心关注介绍，才促成了此书中译本的出版。

我在阅读了全书后，深深地为书中情节所吸引，仿佛又回到那战火纷飞、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但更深深地吸引我的是作者对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回忆和对延安的一草一木，延安土，延安人，延安事的深深怀念之情。正是这种埋藏于一个人思想深处的真情实感，才能吸引人，启迪人。此书原名《再见，延安》我觉得似乎不确切了。因为作者不但没有与延安“再见”。几十年的岁月，也没有磨灭延安在作者脑海中留下的美好的印象。她一直在怀念着。为此我们建议作者把书名更改一下。最后她决定改为《延安情》。藉以表达她夫妇当年献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对抗日根据地和革命圣地延安的崇高深挚的情怀，这不正是作者书写本书主题所在吗。在成书过程中，李效黎女士又从美国寄来大量珍藏的历史照片，使这本书得以图文并茂，更增情趣。

* 林迈可也在伦敦出版过一本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其中文译本《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1987 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延安情》终于能在 1992 年出版了。这正是林迈可、李效黎参加伟大革命军队八路军满 50 周年，也是他们夫妇满 50 周年的金婚纪念。我们谨以《延安情》的出版来献给这俩位国际友人，以表示我们对他们为中国革命所作贡献的一份心意。

本书中文版对某些细节处略作删节。

我也感谢王俊铭先生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所作的不懈努力。

贺崇寅

1991 年 10 月 12 日

中文版序

1990年8月，伊拉克进军占领科威特，这个小邻国即失去了主权。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这一事件，使我立刻想起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制造的卢沟桥事变。当年，我正好从北平贝满女中毕业，原拟去南京考金陵女子大学，船票也已购好，日军闪电般地南侵，我只得改考燕京大学，燕京为在美国注册的教会大学，因美当时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可避免日本明目张胆地对燕京师生进行干涉。

1937年燕京开始试办英国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我被录取为参加导师制学生之一，所以有机会帮助英国导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做华北抗日八路军的秘密地下工作。从1937年入学到1941年毕业，这四年中，一边忙着学习，一边抗日，同时也和林迈可建立起深厚的了解及友情，我觉得一个外国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中国进行抗日工作，使我产生了对他的极大的敬佩。

1941年6月24日刚行过毕业典礼，在父母选定的日子——6月25日，我和林迈可结婚，算来我们生活在一起已超过半个世纪50年了。

我们结婚不到半年，12月8日，日帝侵袭美国珍珠港，我和林迈可幸由无线电获知美和日本宣战，在日本宪兵队开到燕京校园前，我们开了司徒雷登校长的汽车，仓促逃到西山，两天后和八路军游击队取得联系，由游击队保护，我们于1941年除夕到达了平西地区肖克司令员的总部，从此我们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敌后抗日战争。迈可负责通讯组的机务工作，改装设计收发报机及训练机务人员。晋察冀的各分区无线电台的上下人员，都和迈可结下了极亲密的友谊，这些朋友们对他的爱护无微不至，父母兄弟也不过如此。

1944年春，我们束装就道往延安出发，5月15日到达延安。到延安后，迈可任无线电通讯组的机务顾问工作，又担任了新华社的英文广播工作，由此得识博古（秦邦宪）、沈建图、陈杰诸位，并成为挚友。

1945年8月15日日帝投降，我们和延安军民一同参加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庆盛会。在一片兴高彩烈的气氛下，我们和许许多多来自北平的朋友，想着先回北平看看我们阔别了四年的旧地。对我急着去看看我丢下的老父老母，但最后只好打消这个计划，原因是国民党西安驻军胡宗南部，有入侵延安的企图，中国内战又有爆发的可能，迈可决定先回英国看望他阔别八年的老父老母，他说他决不参加中国内战，他和国共两党控制下的人民，无怨无仇。11月7日我们乘美国观察组的飞机离开延安，向重庆出发，在延安我们共停留了只有18个月，但离开时，不但觉得有些仓促，更感到和延安这个抗日根据地，难舍难分。

我想我的命运，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由于日帝的侵略，打乱了原来的生活道路，我因此上了燕京大学，并遇到了林

迈可；因日帝偷袭珍珠港，我们不得不逃到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日根据地，和华北军民共同战斗，辗转在根据地的山川村落。这4年的异国夫妇初婚生活，在这样的不平凡遭遇中，我们共同渡过了甘苦与共的、彼此相依相靠相扶持的生活，给我们莫下了这一生和睦相处的坚实基础。

从离开延安，我们在英国、澳洲都住了好几年，搬到美国也30年了，但每当想起和抗日军民共同战斗的日子，以及居住过的驻地村庄，亲切之感不减当年。

以下是这4年的记述，一个非官方人士经历的故事，就好像是昨日发生的事情。

感谢上海翻译出版公司的贺崇寅先生及他和我们的共同朋友王俊铭先生，使这一段抗日历史能在中国和读者见面。

李效黎于美国华盛顿

1991年8月1日

目 录

她深深地怀念着延安 (代序)	贺崇寅
中文版序	李效黎
1 我的老家——离石	1
2 太原 北平 我的中学时代	8
3 抗战爆发 入学燕京	14
4 结婚	32
5 支援八路军	39
6 投奔抗日根据地	46
7 去平西地区	58
8 在肖克将军的司令部	65
9 聂荣臻将军总部	73
10 吊儿村	82
11 艾丽佳	95
12 忙碌的迈可	102
13 一段平静的日子	113
14 反扫荡	118
15 严峻的考验	124
16 到延安去	140
17 中共领导人	157
18 重庆来的中外记者团	169

19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177
20	延安时期的中美关系	190
21	詹姆斯	199
22	德国投降	207
23	抗日战争胜利	220
24	告别延安	229

本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参照有关资料音译
本书地图系编者根据有关文献绘制

我的老家——离石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我没有像老家其他女孩那样，在离石那偏僻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我的老家——离石，是军阀阎锡山所统治的山西省内 105 个县城之一。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成为山西都督，后经多次军阀混战仍幸存下来。1930 年他曾出兵反对蒋介石，失败后不久他又效忠蒋介石，仍回山西当省长。从此长期盘踞山西，直到 1949 年被共产党的军队打败。

山西省在北京西南，大部分地区是山地和高原，面积虽有英格兰那么大，但公路很少，1937 年以前只有两条铁路。人们如想出门，只好骑马或步行，因此很少有人愿意离开故乡。

离石四面环山，西边紧靠黄河，交通不便。那里到处是黄土，很易耕种，大多数人以农为生。上层人物大多是地主或官僚。离石人很保守，也很勤俭。如果有人想离开故土，远走高飞，就会被他的双亲和亲友视为耻辱。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勤劳肯干，就可以过上好日子。所以当我父亲突然悄悄离开老家时，在当地引起极大的震惊，祖母气愤得表示今后不愿再理这个儿子。当我已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在老家我发现当地人对父亲离家的行动，仍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对李家是一种羞耻。

这件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离石的老百姓对清朝会不会复辟尚不清楚。我父亲认为民国的成立，才是中国的希望。可是别人认为他的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并警告他：“千万不要这样想！谁知那个皇帝什么时候复位，到那时革命的人是要被杀

头的。”

当时，我们李家已逐渐衰败。往日的繁华是高祖父李将军创下的。祖父在世时虽不如过去，但尚能保住这份产业。自从祖父去世后，这个大家庭就无人能够当家了。伯父自以为是一家之主，可以随心所欲，娶了好几房妻妾。他是个喜欢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是出名的赌徒。叔父是祖母的宠儿，8岁就学会了抽鸦片，烟瘾越抽越大，甚至把婶母的衣服和手饰拿去当掉来抽鸦片。

伯父和叔父长得都很高大英俊。我父亲也很高，超过6英尺，但祖母不喜欢他，说他长得酷似他的奶妈。而父亲生性倔强，不会奉承，更得不到祖母的欢心。因此家中的许多活动祖母都不让父亲参与，只让他在家塾读书。

李家府邸在这一带是很有名的。据说高祖李将军作战勇敢，战功赫赫，因而得到了一笔数万两银子的优厚赏赐，此后，他就在家乡建造了这座华丽的府邸。虽然经过多次战乱，房屋已有破损，但家里仍蕴藏着众多的财富。自祖父去世后，无人知道这个家庭财产的总额。只知道城外东关向东走所有肥沃的土地以及东门外的市场，还有那边的商店、酒店和供来往运输货物的骆驼队落脚的客栈全属于李家。这座府邸四周有高高的围墙，东西两座塔楼，里面分成许多小庭院供各房子孙居住。

辛亥革命后，一位新的地方官上任了，县城里有了新的变化。父亲对此十分感兴趣，常和地方官在一起叙谈。父亲从他们那里获悉在北京以南300里外的河北省开办了一所军校，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就是在此校受训的），专门培训军事人才。父亲当时虽已结婚，并有了两个子女，但仍毅然决定只身离家去参加军校。那个时代的中国，一个男人离开家庭以后，老家的人仍旧会照顾好他的妻子儿女的。

我母亲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妇女，她懂得必须顺从丈夫和孝敬

双亲。她与世无争，但目不识丁。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十分感谢她支持我们上学读书，使我们不致于像她一样遭受文盲之苦。

我母亲是祖母为父亲择婚的，他们是在结婚那天才见面就相爱了，并且感情一直很好。母亲因此很孝顺祖母，祖母也很喜欢这个儿媳。

我和哥哥、姐姐不同，没有在这个讲究封建礼节的古老大家庭生活过。父亲在保定军校4年，毕业后分配到太原，他的第一个职位是指挥骑兵的陆军中尉。于是就把我母亲、哥哥、姐姐接出来。我就是太原出生的。

父亲的第二个职位是距离石县200里的介休县当连长。当我们住在介休县时，因姐姐要出嫁，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一起回离石老家。那时哥哥已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这次回老家的情景我已记不清了，以后母亲告诉我，当姐姐出嫁坐进花轿被抬走时，我大哭了一场。姐姐比我大13岁，她的婚姻也是凭媒妁之言决定的。

这次回老家原只打算住几个星期，后来竟住了一年多。有一天母亲突然决定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原来她获悉父亲在介休娶了一房小妾。

当我们抵达介休县城时天已经黑了。我母亲含着泪水，父亲也很忧郁，大家都闷闷不乐。次日我们见到那位小妾，瓜子脸、高高的鼻梁和一张好看的嘴，一对亮亮的大眼睛和浓浓的黑眉毛。我很快就和她熟悉了，并且很喜欢她。她母亲所以把她给我父亲做妾，是希望能有一个有势力的女婿而沾光。那时代县城中的军官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军官以娶小妾为时髦。可我父亲不是一个学时髦的人，他是因为母亲在老家住得太久，一个人生活感到孤独，又不愿去寻花问柳而纳妾。

此后，邓国芳就成了我家的人了。虽然她比我姐姐还年轻，我毫不勉强地叫她姨娘。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父亲确实很懊悔，

想给她一笔钱打发她回娘家，但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在那时，一个女人被丈夫打发回娘家后是难以做人的。慢慢地我母亲也很喜欢她，将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不久，我们离开介休县，随父亲到一个叫洪山的大乡村去办军事教导队。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宽阔谷地，有大片美丽而富饶的农田和果园，还有个活水池，池边座落着源神庙，池水灌溉着洪山周围村庄的土地，还用它来推磨。当地除出产粮食和水果外，还生产陶器和线香。在干旱的华北这是个繁荣的乡村。

我父亲的军事教导队就设在源神庙和附近的几个小庙里。后来我小弟弟死于传染性水痘，我母亲迷信地埋怨：是父亲占用了庙宇，冒犯了神灵。

我父母亲与当地相处得都很好，我在洪山的童年生活过得很愉快。我父亲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严肃，他很喜欢我，对我很好，说我能听懂他讲的有关孔夫子等人的故事。他允许我同农家的孩子一起玩，并要我去学校读书。学校设在村中央的一所大庙里。这庙是供奉关公的，庙内有个大院子，有个戏台，每年庙会，都请外地戏班子来演三天戏。

母亲整天忙于应酬，邓国芳于是经常照顾我，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

哥哥在离开清华大学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之前，利用暑假第一次来洪山看我们，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当然更加兴奋。哥哥的到来，使我懂得和养成刷牙、不随地吐痰、讲卫生的好习惯。

在洪山，哥哥第一天就去买了好多又鲜嫩又便宜的李子回来。他很快发现这里户户都种果树，我们的朋友时常采摘水果送给我们，只有父亲爱吃的西瓜是买的。他认为夏天吃西瓜可以不闹肚子，所以鼓励我们多吃西瓜。直到现在，我还是爱吃西瓜，每当吃瓜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

本村学校的刘校长与哥哥很投机，哥哥在回北京后，用政府

给他赴美留学的 200 元奖学金，购买了各类书籍和杂志，帮助本村学校办了个图书馆，使这个乡村学校的学生看到了好多课外书。而我则特别幸运，因哥哥专门为我订阅了《儿童世界》月刊和《小朋友》周刊。

哥哥在这里时有不少人来做媒。母亲很想让哥哥结了婚或订了婚再出国。但父亲一向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并耐心地说服我母亲。所以，一年以后，当父亲奉命去和冯玉祥的部队作战时，一再嘱咐母亲，千万不要自作主张替哥哥和我订亲，他正打算送我到省城太原去读书深造。

父亲率领他的学员协助其他部队防守雁门关。这是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从北方进入山西的战略要道。我们经常收到父亲的来信，但母亲不会写信。她常对我说：“我什么也不会做。只希望你好好读书，不要再像我现在这么为难。”

在父亲出征后的春天，一个灾难降临到这个美丽的乡村。一种传染病白喉正在蔓延流传，小孩一个接着一个死去。每天都听说谁家的孩子又死了。温老师的一双儿女，也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我们全家也沉浸在忧虑中，父亲已两个月没有来信了。

夏天一切恢复正常时，我们收到专差送来的父亲的信。他在—场敌强我弱的战斗中左臂负了伤。由于他果断指挥部队主动撤退，从而避免了部队的全军覆没。他因此受到了表扬。在信差来的时候，他的伤已快好了。

我们也听到关于哥哥的消息。他在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院。这次出国前曾特地去看望父亲。

我想外国人对中国内战的情况是无法理解的。自从 1911 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时发时止，过去的仇敌忽而又结成同盟。几年后阎锡山竟和冯玉祥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的飞机就来轰炸太原。父亲对这种变化莫测的内战已感到厌倦，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将在战斗中俘获的两匹黑马带回

家来，其中一匹高大的我们叫它“大黑”；另一匹较矮小就叫“小黑”。这两匹马后来都由父亲给制服了，在父亲的支持下，我也学会了骑马。

父亲经过两个月的深思熟虑，到休假结束时，毅然决定离开军队，以上校衔退休了。那年10月，我们打点行装，举家回到离石。

我们都很留恋洪山，最初父母亲打算定居在那里，正在这时，老家传来叔父病逝的消息，这对我祖母打击很大。家族中一些不务正业的亲戚已在谋算老家的产业。哥哥是李家唯一的男孩，是直接继承人，所以母亲很关心此事，要求父亲立即回离石。

我们离开洪山那天，原定中午动身，但朋友和邻居们一早就来送行了，院子里挤满了人。母亲被这动人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勉强向大家告别。人们送了相当远才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挥手告别。

父亲回家，即有效地制止了那帮人对家庭财产的掠夺。我在老家只住了半年，过些时候我就要离家去太原读书了。这段日子我们生活得很好，按母亲要求一切都亲自管理。管家从佃户那里按时收取租金。我们从庄院取得猪肉、羊肉，从磨坊取得面粉，从果园取得水果，冬天还有马铃薯、胡萝卜和南瓜，自己只需用钱去买些白糖、食盐和点灯的煤油就行了。

母亲愉快而又忙碌地探亲访友，不厌其烦地说着儿子在美国的情况，这是她最大的骄傲。我和同辈的三个堂姐妹经常在院子里一起玩耍，听老姑奶奶讲我们家的故事。

邓国芳随我们回老家时，对一切都感到新奇热情，兴致勃勃。但由于亲戚们瞧不起她，待她很冷淡，她郁郁寡欢。在我离家不久，她母亲生病，她回娘家探望，不久也病死在那里。我父亲虽然很悲伤，但总算从这个错误中解脱出来。我母亲却为此而